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

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八

曹元弼學

洪範第十六　周書　古文尚書　鄭氏注

箋云 洪。大也。範。法也。釋詁 今文洪作鴻。大傳說。鴻範可以觀度。漢書說。禹治洪水。賜洛書。法而陳之。洪範是也。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。降及于殷。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。周既克殷。以箕子歸。武王親虛己而問焉。五行志 釋曰 自開闢以來。河圖洛書之出屢矣。多為帝王受命之符。惟伏羲受河圖而作易。大禹受洛書而作範。皆天所以啟聖人之獨智。為天道

人倫聖學王政之本。其事尤重。故著在經典以訓萬世。洪淵音同字通。範訓法。故云淵範可以觀度。謂法度也。此篇箕子為武王陳之。自是周書。左傳三引作商書者。或武王尊箕子。順其志。使全身為商人。命史變例題之。說文五引亦用承左傳之文。若編列書中。自當題周書。與牧誓武成分器等相次。段氏疑今文此篇在微子前。然漢石經唐時具存。唐人絕不言此篇標題次序有異。儒林傳稱堯典皋謨洪範微子金縢諸篇。乃傳寫偶倒耳。至說文引微子稱周書。或因微子歸周志存宗祀。故當時

有此稱。然編篇亦必在商書。且微子稱周書惟見說文。或字誤耳。說文引書誤字多矣。餘詳序。或曰。商書周書各四十篇。而周書中有商人所為書一篇。故目洪範為商書。儒林傳或以堯典為禹貢洪範並為治世大典。類舉之耳。

惟十有三祀。王訪于箕子。

箋云 漢書說。惟十有一年。武王伐紂。大誓八百諸侯會。還歸二年。乃遂伐紂克殷。以箕子歸。作洪範。洪範篇曰。惟十有三祀。王訪于箕子。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。律歷志此鄭君所取 大傳說。武王釋箕子囚。箕子不忍周

之釋。去之朝鮮。武王以朝鮮封之。箕子既受封。不得無
臣禮。故於十三祀來朝。（謂即於十三年來朝以答禮）史遷說。武王已克殷。
後二年。問箕子殷所以亡。箕子不忍言殷惡。以存亡
國宜告。武王亦醜。故問以天道。馬氏曰。箕。國名也。子。
爵也。箕子。紂之諸父。（史記集解）訪。謀也。（釋詁）釋曰。序云武王勝
殷殺紂立武庚。以箕子歸作洪範。四語一氣直下。
合之經十三祀王訪箕子之文。明勝殷與作洪範是
一年事。據此以考國語逸周書禮記易緯等定十一
年觀兵十三年誅紂訪箕子作洪範。無不吻合。故鄭
君取之。非偏從劉歆也。大傳說似以來朝為答禮。故

即在十三年。如此則與鄭說同。或謂傳意走之朝鮮與來朝別年。則與史記所云十一年克殷後二年訪洪範同。惟封朝鮮先後異耳。詳序。傳云箕子不忍周之釋。鄭注云，誅我君而釋己。嫌苟免者。紂罪大惡極。天命所誅。殺之賢臣其心當豈有所不慊。然在箕子。則君被誅而己免。嫌於苟且偷生。故不忍入周而走之海外。武王之誅紂。天理之正也。箕子之出走。人心之安也。然武王既封微子於宋。仍立武庚為殷後。可謂仁至義盡。且就箕子所在而封之。使為海外之君以明不臣。聖賢相處可謂盡善。於義不能無答禮。且

咨當時使者以傳道覺民相請。尤不可虛其意。故即以十三祀來朝而王訪之。史公謂以箕子歸二年乃訪洪範。度二年中武王尊以為師。論古今治道必多。及十三年論及殷所以亡。箕子不忍言。而以武王能存亡國宜有以告。或曰謂以存亡國所宜行之事告。問答躊躇之間。武王亦恥對其臣論其君之惡。故不復言而問以天道。此洪範所由作也。武王受洪範於箕子。受丹書於太公。以耄年成大功。而虛心求學如此之勤。成王稱武考不知則問。不能則學。蓋以身成湯日新又新。文王望道如未之見。固一自強不息矣。

王乃言曰。嗚呼。箕子。惟天陰騭下民。相協厥居。我不知
其彝倫攸敘。

箋云 馬氏曰。陰。覆也。騭。升也。升猶舉也。舉猶生也。（釋文）呂覽説。鴻範曰。惟天陰騭下民。陰之者。所以發之也。高誘云。陰陽升降也。（段云。當有陰騭。陟升也本爲訛）言天覆生下民。王者（助天）舉發（段云絕句）明之以仁義也。（君子）應劭說。相。助也。協。和也。倫。理也（段所也）。言天覆下民。王者當助天居（居上似脫和民所之字）。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。（漢書五行志注）史遷嗚呼作於乎。省箕子二字。惟作維。（段國皆）騭作定。協作和。（釋）厥作其。彝皆作常。（釋詁）攸皆作所。敘皆作序。（宋世家）漢書五行志乃皆作廼。嗚呼作烏

咈。假借作逌。釋曰說文。乃。難詞也。王乃言者。據史記武王因箕子不忍言紂惡乃不復論興亡而問以天道。則故稱乃言。箕子以君惡不忍言而天道則可言。故下文亦稱乃言。（皆見其出辭之遲難。）嗚呼箕子。慎重嗟歎而呼之。以致深微之意。惟天陰隲下民。馬訓陰為覆。釋名云。陰。蔭也。蔭覆同義。隲者。陟之假借字。釋詁云。隲。陞也。陞升同。升猶舉。舉猶生者。江氏謂展轉相訓以明隲之得訓為生。馬轉升為舉。高誘呂覽文增成為舉發。發生義相因。言天蔭覆下民。而備其知覺發生其善心以游於仁壽。是民之所居。王者當助天

協和之。明之以仁義。所謂相協厥居。居仁由義也。仁義為天之常理。是謂彝倫。民居處之各有次序。如為君止仁為臣止敬為子止孝為父止慈與人交止信。以及萬事萬物各有所當止處。是謂彝倫之敘。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能敘。當如何承天順民也。江氏云。仁義為所居之常理。即所謂厥居。所謂彝倫。秉人性皆有仁義。教之則進。易地中生本木升。此復生之義。百穀草木之種與根在地中。天氣蔭覆之。使升進發青長而上。是天陰騭下民之象。加以人功之培植。是相協厥居之象。陰之者。善性在內寂然不動。善

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。易之元也。發之者。善端著見感而遂通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元之亨也。王者助天舉發。舉如舉隅之舉。發如發蒙發育之發。助天合和民所居之天常。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。使各合中乎常理之次敘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。亨而利貞也。呂覽所說。蓋七十子後學者所傳古義。馮高應說皆相表裏。故申之。史公隲訓定。蓋讀隲爲正。隲正一聲之轉。正定同義。陰定下民。謂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。天與民以善性。使各居天之常理。而人不能盡率天常。高高在上。日監在茲。隨其善惡以降之福極。

王者當勳(助)和民之所居。使日遷善而五福以類升。理亦相通。此篇(所)出史(記)異文。皆見宋世家。後不悉出。

此第一章。記王訪箕子及問字辭。

箕子乃言曰。我聞在昔。鯀陻洪水。汨陳其五行。

[劉云]應劭說。陻。塞也。汨。亂也。水性流(行)而鯀陻塞之。失其本性。其餘所陳列皆亂。故日亂陳五行。(並行走注史遷)洪皆作鴻。漢石經同。陻作伊。(傳寫)汨作曰。(傳寫者)陻屢中古文作垔。說文曰。垔。塞也。从土。西聲。商書曰。鯀垔洪水。(此古文尚書在)(大垔下)垔。古文垔。(土部)

[釋曰]箕子承王問彝倫。將以洪範九疇傳之。先述其原本。故云我聞在昔。大地以土為

質。而水出其中。周其外。水性就下。以四海為壑。堯時洪水為災。使鯀治之。不據地注海而以土塞之。於是水土相汩。懷山襄陵之禍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。民不得平土而居。而金木火皆失其用。故曰汩陳其五行。鯀治水實有非常之才。當時禹年尚幼。極天下之選。未有賢於鯀者。而剛愎自用。欲以私智強力勝水。重為民禍。此帝所以怒也。

帝乃震怒。不畀洪範九疇。彝倫攸斁。

帝。天也。天以鯀如是。乃震動其威怒。不與天道大法九類。言王所聞所由敗也。史記集解漢云。史遷畀作從。疇作等。斁

壁中古文作殬。說文曰。殬。敗也。从歺。睪聲。商書曰。彝倫攸殬。歺部 斁一作釋。史記集解徐廣說 殬曰 孟子曰。當堯之時。天下猶未平。自三皇以來。聖人為民禦災捍患。剗除將盡。不幸又遇陰陽氣化之大厄。洪水橫流。天心至仁。急欲出民昏墊。而鯀逆水之性。九載績用弗成。天以為不足與圖平治天下之功。故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而棄之。於時民無所定。萬國不粒。莫敢治禮義。此彝倫所由敗也。震動。畀與。疇類也。史公畀作從者。孫氏疑今文畀作俾。釋詁云。俾。從也。謂鯀逆水性。即不順天道大法九等自然之序。等類同義。殬訓敗正字。斁借字。或

作釋者。蓋釋之訣。

鯀則殛死。禹乃嗣興。

春秋傳曰。舜之誅也殛鯀。其舉也興禹。史記集解孜云鄭志

答趙商云。鯀非誅死。鯀放居東裔。至死不得反于朝。

禹乃其子也。以有聖功。故堯興之。若以殺人父用其

子。而舜爲何以忍乎。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。

其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己言。懼其意有恨德。爲說父

不肖則罪下殛當之字于躬則舉之。以滿武王意也。殛一作

極。釋文三國志注引嗣繼。釋詁興起也。釋言釋曰鯀被殛失職爲東裔小侯以死。

鯀殛時。水患正急。舜見其子禹有聖德。言於堯。使

幹父蠱。禹乃繼鯀而興。順水之性而導之。卒成大功。免舜不以罪人之子而廢之。以其有聖德而興之。此聖人至公之心也。禹乃蓋父愆。以釋君憂。濟天下之溺。此至孝至忠至仁之德也。箕子言此以見王與己問答皆出於天理之至公。光明不疚。所謂滿武王意者如此。聖賢皆以理得為心安。絶非由與周旋之謂。餘詳堯典。

天乃錫禹洪範九疇。彝倫攸敘。

箋云五行志曰。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。又以於初一曰五行章下說為雒書

本文。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。中候説。堯率羣臣東沉於洛。赤光起。元龜負書。中背有赤文成字。宋均云。此即禹所受洛書。堯率羣臣。出時預焉。（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二）大傳説。維王后元祀。帝令大禹步于上帝。鄭氏云。禹始居攝之年。帝。舜也。步。推也。初禹治水。得神龜負文于洛。于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。至是奉帝命而陳之。【釋曰】禹順水之性而行之。九州以次底平。洪荒以來生民之患於是盡除。天乃賜禹以天道大法九類以顯其功。使爲法於天下垂教於萬世。水患既去。中國可得而食。於是稷

降播種。與教人倫。而天下大治。此彝倫所由叙也。洪範即洛書。禹得洛書疑在治水導洛時。後奉帝舜命次第而陳列之。武王問箕子以彝倫。自上世以來。若伏羲之八卦黃帝顓頊之丹書堯典皐謨等。皆聖人繼天立極以叙彝倫之道。而其綱擧目張條分縷析以示後王。莫如洪範。箕子典之而深究其義其精微廣大之蘊。非箕子莫能言。非武王莫與傳。故因王問而詳言之。此聖賢代天行道以叙萬世之彝倫也。聖人所以愛敬生養萬萬生民者在立人倫。人倫出於天命之性。所謂民之秉彝。天不變道亦不變。故曰

彝倫。伏羲得河圖而作八卦。繼天開物。人倫所由始。大禹得洛書而陳九疇。平地成天。彝倫所由敘。彝倫本於孝。堯舜以禹有聖德使嗣父之業。禹痛父失道不能成功。勞身焦思。八年於外。過門不入。歷十三年。盡去開闢以來天地之災。烝民乃粒。萬邦作乂。卒回天懇而蒙天祐。受舜禪有天下。祀鯀配郊。使得在帝左右荷天之寵。天下皆聖禹而神鯀。故孔子作孝經稱先王有至德要道。七十子微言謂主意於禹。三代喪服祭法皆自禹始定。此又以身立彝倫之極則。為治法之大本。余嘗於孝經序論之。文王拘而演

周易。箕子因而陳洪範。此皆聖仁憂患萬世之心。彝倫之所以終古不泯也。是故君子不以世亂怠乎道。

此第二章。箕子將陳洪範九疇先述其原本。

初一曰五行。

行者。順天行氣。永樂大典纂字部 篆云 馬氏曰。從五行已下至六極。洛書文也。釋文 白虎通曰。五行者。謂金木水火土也。言行者。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。五行 釋曰 江氏云。播五行于四時。迭相休王生。是為天行氣之謂。案五行氣行於天而質藏於地。其主氣為五帝。其精為五星。其質為五材。人稟其秀氣為五性。萬事之用皆由此出。

是九疇之本。故不言用。

次二曰敬用五事。

覽云 詩箋引亦作敬用五事。（小匙是）五行志敬作羞。藝文志曰。五行者。五常之形氣也。書云。初一曰五行。次二曰羞用五事。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。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。釋曰 五事者。五常之性發見於事。當敬以行之。論語曰。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敬故視聽言動皆合乎禮而心一於德為五政之本。說文敬从苟。（紀力反非苟且之苟）从攴。苟自急敕也。从羊省。从包省。从口。勹口猶慎言也。从羊。羊與義善美同意。

蔪苟。古文苟不省。江氏說。古文苟字作蔪苟與羞相似。故
誤為羞。五事乃切身之事。人當自整敕者。蔪苟誼為急。
業敬从蔪苟得聲得義。古文敬蓋省借蔪苟字為之。故孔
君讀為敬。蔪苟與羞相似。或誤為羞。訓進。如班氏說。由
五常之性而進行五事使無失。所謂率性之謂道。義
亦通。但論語云敬事。又執事敬。云事思敬。則當以作
敬為正。

次三曰農用八政。

農讀為醲。疏箋云醲。厚也。廣雅釋詁馬氏曰。食為八政之首。
故以農名之。釋文釋曰鄭蓋以農為醲之省借字。廣雅釋

詁云。懋勉也。勉厚義近。子張問政。子曰。居之無倦。行之以忠。厚勉之意。馬讀懋如字。雖與敬用協用等不倒。我古有此說。傳曰。政如懋功。日夜以思。則兩義亦可通合。

次四曰協用五紀。

箋云 五行志協作叶。應劭說。叶。合也。合成五行為之條紀也。釋曰 孫氏云。叶叶皆協之古文。案天以陰陽氣生成五行。播於四時。周而復始。而歲月日星辰曆行其閒以成度數。人君當治曆明時為之條紀。使歲曆與天行無不合。則可以敬授民時允釐百工。朔明堂月令載

德所在之政。而五行生物之功皆成矣。江氏據國語

韋注又歷注五行為五位。以歲月日星辰五者當之。此

并星辰為一合歷數總之為五。亦通。

次五曰建用皇極。

書大傳作王。說為爰用五事。建立王極。又曰。王

之不極是謂不建。鄭氏云。王。君也。不名體而言王此下似脫

極字者。五事象五行。則王極象天也。人法天元氣統。則不

可以一體而言之也。天變化為陰為陽。覆成五行。經

曰。歷象日月星辰。敬授民時。論語曰。為政以德。譬如

北辰。是則天之道於人政也。孔子說春秋曰。政以不

由王皆不得爲政。則是王君出政之號也。極。中也。建。立也。王象天。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。王政不中。則是不能立其事也。五行志引大傳作皇。曰。皇。君也。極中。建立也。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。則不能立萬事。宋均考靈燿說。皇大。極中也。釋曰皮氏謂鄭大傳注極精。傳稱王之不極。若訓王爲大。則不辭甚矣。愚謂皮說良是。蓋王極非別有一事可指體而名。即視聽言貌思各得其中。以順五行之性。爲厚八政協五紀之本。建用皇極。謂建立政本用王者大中至極之道。皇建其有極。謂王者建立大中至極之道。

王之不極。謂王者失其大中。釋詁皇君也。皇訓君又訓大。故漢儒或說皇極為大中。班訓皇鄭訓王皆云君。是其正訓。其訓大者乃餘義耳。易以太極為八卦之本。範以皇極為九疇之主。故聖道莫尚於中。堯允執其中。舜用其中於民。湯執中。皆所謂建用皇極也。

次六曰乂用三德。

箋云 蓋五行志漢石經皆作艾。應劭說。艾。治也。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。釋曰 說文。嬖。治也。江氏謂此訓治當是嬖字。嬖乂者音同假借字。乂省借字。古多作乂。今作艾。

應氏謂治大中之道當任化剛柔之偏而協於中正。愚謂據臯陶謨鄭注。則三德即被經之九德。謂治民用三德之人。各從其宜以施王政。使庶民於是取中。

次七曰明用稽疑。

箋云稽壁中古文作卟。說文曰。卟。卜以問疑也。从口卜。讀與稽同。書云卟疑。卜部應劭說。疑事明考之於蓍龜。

釋曰聖人吉凶與民同患。雖達極禍福。遇有大疑。猶必考之蓍龜明審以決其疑。易曰。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。此其所以稽疑能明也。卟正字。稽借字。

次八曰念用庶徵。

庶。衆也。徵。驗也。謂衆行得失之驗。禮器疏 釋曰念。思念也。
聖人謙讓。不敢自安。雖敬用五事。建其有極。又夙夜思
念政之得失。用衆行休咎之徵應以自考省。雖休勿休。
遇災而懼。是以五福臻而六極消也。稽疑求諸幽。庶徵
驗諸明也。

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。

箋云 史遷威作畏。諸次字及敬用農用協用建用又用
明用念用等字皆省。五行志威亦作畏。馬氏曰。言天所
以畏懼人用六極。史記集解 應劭說。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
以畏懼人用六極。釋曰 孫氏云。嚮俗字。當為饗。漢書

谷永傳永對。曰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。段氏云。應注作饗樂乃安。案春秋傳曰。三代之明王皆數百年享天之祿。享饗字同。或作畏者。古字皆通用。庶徵者吉凶之先見。休徵見而積善不已。則五福以類升。咎徵見而長惡不悛。則六極以類降矣。五福者。五事得其正所致。皇建有極斂時五福。福有五而統於一。六極者。五事失正所致。一事失則一極至。皇之不極。則五事盡失而爲弱。有率土之民而無一人之用矣。故五福而極有六也。六極之極與殛同義。　又案

案五行志以初一日以下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。焉

天以五行五事等目二十六字為洛書文。鄭說無攷。案
大戴記盛德篇說明堂之制曰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。盧
氏注以為法龜文。或本鄭義。然則自一至九之數亦
必龜文所有。其位當一在北。九在南。三在東。七在西。
六在西北。八在東北。二在西南。四在東南。五在中。與
易說卦帝出乎震一章八卦之位相應。其五行五事
等字。錯落龜背。禹以義繫之九數而說此章。所謂得洛
書而陳九疇也。 此第三章。列九疇總目。皆禹所陳本文。
一五行。一曰水。二曰火。三曰木。四曰金。五曰土。
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。史記集解 箋云 易曰。天一地二天

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。鄭氏說。天一生水于北。地二生火于南。天三生木于東。地四生金于西。天五生土于中。陽無耦。陰無配。未得相成。地六成水于北。與天一并。天七成火于南。與地二并。地八成木于東。與天三并。天九成金于西。與地四并。地十成土于中。與天五并也。白虎通曰。水位在北方。北方者。陰（江氏據月令疏補爲陽。先）氣在黃泉之下。任養萬物。水之爲言準也。養物平均有準則也。火在南方。南方者。陽在上。萬物垂枝。火之爲言委隨也。言萬物布施。火之爲言化也。陽氣用事。萬物變化也。（今本說火數語在說木下。與經次乖。茲依江氏正之。）木在東方。東方者。陽

氣始動。萬物始生。木之為言觸也。陽氣動躍觸地而
出也。金在西方。西方者。陰始起。萬物禁止。金之為言
禁也。土在中央。中央者土。土主吐含萬物。土之為言吐也。
引此經。五行又遞九疇每章首無一二等紀數字。釋曰
此天地以陰陽生五行自然之次數。孔疏云。數之所
起起于陰陽。陰陽往來在于日道。十一月冬至日南
極。陽來而陰往。冬水位也。以一陽生為水數。五月夏
至日北極。陰進而陽退。夏火位也。當以一陰生為火
數。但陰不名奇數。必以偶。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也。
是故易說稱乾貞于十一月子坤貞于六月未而皆右左

行。由此也。冬至以及夏至當為陽來。正月為春。木位也。三陽已生。故三為木數。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進。八月為秋。金位也。四陰已生。故四為金數。三月春之季。四季土位也。五陽已生。故五為土數。大劉(謂劉焯)與顧氏皆以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。故水成數六。火成數七。木成數八。金成數九。土成數十。義亦然也。案疏說是矣。愚又嘗深推其理。於鄭易註箋釋論之曰。天地之氣各有五數。其氣之行。上而為精。下而為形。以播於四時而生百物者。是謂五行。說文。五。五行也。易一象太極。二象兩儀。三象三才。四象四時。則五為五行。天地之數十。傳别之曰天數

五地數五。又合之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則謂五行明矣。易與洪範相表裏也。又曰。天地生成五行之數如此者。水火以氣行。金木以形成。至土而質具。水者陽之精。火者陰所麗。木者陽之達。金者陰所凝。土合四者以受天陽。故五行生次。水最先得天數。火次之得地數。木次之得天數。金次之得地數。土次之得天數。及其成之一如其生之先後。故陽數所生成於陰。陰數所生成於陽。水陽之精而流為陰。火陰所麗而發為陽。木陽之達而甚為物柔。金陰所凝而其為物剛。土受天陽以成地。五行皆氣行於天而藏於地。而其生成之數陰陽互根。此其理

也。又陽為明。陰為幽。天地相合。可見者惟水木土。而火
金皆藏地中。亦五行生數分屬天地之理。洪範一曰水。
二曰火。三曰木。四曰金。五曰土。五行生數也。月令春盛
德在木。其數八。夏盛德在火。其數七。秋盛德在金。其數
九。冬盛德在水。其數六。中央土。其數五。土生數五成數
五。二五為十。五行成數也。及其播於四時。則依其生成
之方順而行之。由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而北。故水生
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。此其大略。餘詳彼文。此
說五行本體。以天地生五行之數為次。而五行相生之
次即在其中。若散而布之。則六一水。七二火。九四金。三八

本書五即洛書之位。爲五行相克之次。相繼者相生。相間者相克也。相生者體也。相克者用也。史公五行上無一字。五事八政等同例。漢石經殘字以爲天下王三德相接。無六字。皆今文。壁中古文及馬鄭本皆有。白虎通委隨當作委垂。與曲禮佩垂佩委同義。委垂言草木枝條茂盛垂下也。

水曰潤下。火曰炎上。木曰曲直。金曰從革。土爰稼穡。

劉云 潤。濕也。（廣雅釋詁）炎。大光上也。（說文炎部）馬氏曰。金之性從火而更。可銷鑠。（史記集解）種之曰稼。斂之曰穡。（詩伐檀傳）白虎通曰。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。火者陽也。尊故上。水者陰也。卑故下。木

者少陽。金者少陰。有中和之性。故可曲直從革。土者最大苞含。物將生者出。將歸者入。不嫌清濁。爲萬物母。引此經。注史遷爰作曰。釋曰此言五行之性。潤下者。潤澤而流下。百川流通。不舍晝夜。以還於海。於德爲智。行險而不失其信。消息與月相應。又爲信。炎上者。炎盛而向上。光明照耀。萬物皆相見。嘉會之象。於德爲禮。曲直者。木根在地下屈曲而出地則直上。其枝條又有曲有直。人用其材。可曲可直。木當春。陽氣發生。暢茂條達。於德爲仁。從革者。金在沙則散。在土石則凝。入火則皆融任順而變革以成器。又銛利能斷割物。變

化裁成。因事適宜。於德爲義。稼穡者。百穀草木麗乎地。元氣廣生。故人得於其上種穀收斂。稼穡雖由人功。實本土性。土苞金載養。眞氣充實。於德爲信。萬物自無出有。化育無方。又爲智。水土二者皆兼智信二德。五行之神。人得之爲五常之性。而發見於五事。故五事失則五行之氣亂而災害並至。漢書五行志引洪範五行傳及說。極言人君失道則水不潤下。火不炎上。木不曲直。金不從革。土失稼穡之利。雖有至理。董子劉子政等比類引證。雖頗不同。而意皆在謹天戒格君心救民困。足作後王之鑒。於世教裨益匪淺鮮也。

潤下作鹹。炎上作苦。曲直作酸。從革作辛。稼穡作甘。

箋云 白虎通曰。水味所以鹹何。是其性也。所以北方鹹者。萬物鹹與（二字疑當作耕與鹹三字）所以堅之也。猶五味得鹹乃堅也。火味所以苦何。南方主長養。苦者所以長養也。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。木味所以酸何。東方萬物之生也。酸者以達生也。猶五味得酸乃達也。金味所以辛何。西方煞傷成物。辛所以煞傷之也。（猶五味）得辛乃委煞也。土味所以甘何。中央者。中和也。故甘。猶五味以甘為主也。引此經。（五行字先木從大令作經次。）

釋曰 五行各有聲色臭味。見月令。而味於民食醫藥尤切。故特詳之。凡物有性即有味。

潤下之極則為鹹。故海水極鹹。水所漸洳之地為斥
鹵。人煮海水為鹽。江氏云。水王于冬。冬主固藏。故味
鹹。鹹以堅之也。猶食物腥者易朽腐。以鹽醃之。則乾菀
耐久。是得鹹乃堅也。炎上之極則為苦。凡物被焚灼
則焦而味苦。然藥物中每有以焦為用者。且藥味皆
苦。治病所必須。江氏云。火王于夏。夏主長養。故味苦。
苦者所以養也。鄭注周禮疾醫云。五味。醯酒飴蜜薑
鹽之屬。是鄭君以酒當苦味。又注酒正云。承醴恬與酒
味異。然則酒味以苦為正也。禮記射義云。酒者所以
養老也。所以養病也。是需苦可以養也。案酒與藥皆

所以治病養生。其味苦。火性之所作也。曲直者。草木句萌抑屈而後條達。故其味酸。木實雖極甘者皆有酸性。其也。未熟時皆酸。江氏云。木王于春。春主發生。故味酸。酸所以達生也。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鍼鑠時云。味亦酸者鑽也。萬物應陽鑽地而出。鄭注周禮疾醫五味以醯當酸味。醯所以宣導食物之性也。從革者。金主收斂。栽成去故取新。有清爽之氣。故其味辛。乳跡謂金入火銷鑠時氣味近辛。江氏云。金王于秋。月令孟秋言天地始肅。仲秋言殺氣寢盛。是秋主殺傷成物。故味辛。辛者若薑桂之屬。所以制食物之性使免无

過鹹。是五味得辛乃委殺。案委殺當讀為萎。金克木。木被傷則萎。故云萎殺。薑桂得金清明之氣。所以通神明殺制五味之不善者。今人以薑桂殺腥羶是也。稼穡得土氣之中和。故味甘。江氏云。土王于四季。含載四行。有中和之性。故味甘。猶五味以甘為主也。周禮食醫云。凡和。春多酸。夏多苦。秋多辛。冬多鹹。調以滑甘。鄭注云。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。猶水火金木之載于土。案五味由五行之性而成。故皆曰作。王氏取胡氏謂(渭)說。潤下作鹹(鹹)。猶言凡物味之鹹者皆屬水。餘皆倣此。月令春其味酸。夏其味苦。中央其味甘。秋其味辛。冬其

味鹹。鄭注云。酸木之味。凡酸者皆屬焉。苦火之味。凡苦者皆屬焉。甘土之味。凡甘者皆屬焉。辛金之味。凡辛者皆屬焉。鹹水之味。凡鹹者皆屬焉。內經素問岐伯曰。木生酸。火生苦。土生甘。金生辛。水生鹹。是也。案諸家說作字。皆以五行在地之性言。胡王則以其氣言。實則氣以成質。而性存焉。而味生焉。萬物之性與味皆由此出焉。其理一也。此節及下五事皆文累三重。竊疑五行五事之目。皆禹之本文。其下皆箕子所申說。故皇極章屢言汝。指武王而言。則各章皆多箕子申說之辭明矣。惟八政五紀五福六極無所增演耳。 又案陰陽相並俱生。故天地於此則生於彼。故水火相對。木金相對。土在中兼之。五事配五

行。其位亦然。而其序先木金次水火。要皆相對之位。
不論生克。及其行之。則自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為
相生之次。間一位為相克之次。相生為父子。以恩屬
者也。天地自然之道也。本也。相克者夫婦。以義合者也
也。人事所以補偏救弊禳災捍患減天地之功也。用也。
洛書散布五行於四正四隅及中央。皆右行相克之次。
而以八卦合之則自艮土而外又皆為相生之次。相克
所以濟相生之窮。天地之道一生生而已。此第四章。陳森。

二

五事。一曰貌。二曰言。三曰視。四曰聽。五曰思。
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。疏 貫云 五行傳

曰。貌屬木。言屬金。視屬火。聽屬水。思屬土。今文尚書歐陽說。肝木也。心火也。脾土也。肺金也。腎水也。古尚書說。脾木也。肺火也。心土也。肝金也。腎水也。月令疏引五經異義釋曰此陰陽氣性發見於人身聰明睿知之次數。蓋天定以陰陽生成五行。人得其秀氣之神為性。中庸天命之謂性。鄭注云。天命。謂天所命生人者也。木神則仁。金神則義。火神則禮水神則信。土神則知。氣性藏於內。而發見運用。有貌言視聽思五者之事。敬用之則有恭從明聽睿之德。而成肅乂哲謀聖之功。易曰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五行氣也。故先

水火。五常德也。故先仁義。人受天地之中。仁陽而義陰。仁柔而義剛。故人道首仁義。而禮智信以次生焉。此視聽言貌思。係仁義禮智信五德之次。水土各兼有智信二德。故乾鑿度以信屬水智屬土。中庸注本之。而此經睿作聖睿或作容。義並通也。江氏云。鄭云人相見之次者。人相見則先見其貌。既見則必有言。因其言則可以知其所視所聽。且可以知其所思。故先貌次言次視次聽次思。業此以王者出身加民言。故就人相見之先後言之。論語視聽言動。以君子克己復禮言。故就身所出之先後言之。動即貌也。不言思者。知其非禮而禁止之。即思也。下

而五藏肝為木藏。故肝氣動則見於面。動而病甚者則手足牽動。言屬金。

篇君子有此思。更就視聽言貌詳加分别而貫之以思。皆與此經相表裏。五事貌屬木。而肺為金藏。故肺氣不暢則言語聲啞。視屬火。而心為火藏。故勞心過甚則目病。又胸中正則眸子瞭。不正則眊。聽屬水。而腎為水藏。故年老腎衰則易聾。思屬土。而脾為土藏。故思慮過則傷脾。思出於心。火生土。故今文思作思心。於易震為足為動。貌也。木也。木德仁。兑為口。言也。金也。金德義。離為目。視也。火也。火德禮。坎為耳。聽也。水也。水德智。坤為思。土也。土德信。土分王四季。而坤土在四時之中。託位於火。故心屬火而思屬土。艮土在四時之中。託位於水。故思無

不容而其德為睿。中庸說天地之道曰。其為物不貳。則其生物不測。至誠無貳博厚載物。信也容也生物不測。智也。睿也。易坎（智）有孚維心亨。故水亦兼智信二德。陰陽相並俱生。故貌言相偶。視聽相偶。而思兼陰陽在中。猶水火金木南北東西相對而土居中。五德亦東仁西義南禮北智而信在中。記曰。冬之為言中也。中者藏也。則又智信兼屬水土之理。及其行之。則如五行相生之次。易之元亨利貞分配仁禮義智而信在其間。貌言視聽思雖分屬五行五德。而隨時運行。初不能拘以五行相生先後之次。故論語視聽言動與此次不同。大傳明以貌

木言金等為相對之次。今古文家說則以水火相[等][生]等之
次言。各為一義。猶班志五行之次不同今[經]文。後人不察。
乃以相生之次當相對之次。於是以書為火視為金文
或以貌言為水火視聽為木金。於經義大傳文易象皆
乖錯矣。至孝經援神契以五藏五德亂九疇書。讀經五藏
閒竅之義。與藏氣五行之發見於五事者不同。非書義。說
文於心兼取土藏火藏二說。合於大土同位思心同事之理。而
肝肺脾腎皆專從今文說。其書別精矣。
貌曰恭。言曰從。視曰明。聽曰聰。思睿。曰
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。其從則是彼人從我。以[似當為]

與上下違者。我是而從。從亦我所為。不乖戾刺也。睿。通

於政事。詩凱風箋云。馬氏曰。發言當使可從。史記集解。睿。通也。

釋文五行傳思為。思心。睿為容。春秋繁露曰。王五者貌曰恭。

恭者敬也。言曰從。從者可從。視曰明。明者知賢不肖者

分明黑白也。聽曰聰。聰者能聞事而不審其意也。思曰

容。容者言無不容。五行五事五行志曰。思心者。心思慮也。容寬

也。鄭注大傳說。容當為睿。釋曰此五事之德。敬用之則能

然。恭者。仁性之發。溫溫恭人。維德之基。故體仁則貌恭。

從者。義性之發。非法不言。言必有中。故精義則言從。從

順也。言順理則可從。王氏云。鄭意從不以己身言而指人

從我。又恐人致疑而解之云。彼從由於我是。其義精矣。文十四年左傳寗子曰其詞順。論語言不順。是言有順義。禮記孔子閒居氣志既從。鄭彼注云。從順也。從有順訓。鄭非不知。而必爲此解者。春秋繁露引此經解之云。從者可從。先漢古義不可改也。明者。禮性之發。克己復禮。意誠心正。則觀人能燭其賢不肖。故明。聰者。智性之發。好問好察。集思廣益。則聞言能判其是非誠僞。故聰。睿者。信性之發。誠則明。包囊萬事。爲道紀綱。應物變化。無所不宜。故睿。睿今文作容。鄭注大傳云。容當爲睿。王氏云古文睿與容相近。儒多申作容之義。段氏云。古文睿

字畫竟勝於今文。是以鄭用古文大傳也。但今文尚書並
非伏生（伏生有誤也）所受本如是耳。觀說苑尹文對齊宣王引尚書
容作聖。則作容非始伏生也。案容者睿字形近之誤。當
自姬周以來有此二本。而理可相兼。蓋思字中即含容
義。土也。含萬物而發生之。惟其容。是以睿。故知與傳相損
為用。鄭注大傳云。孔子說休徵曰。聖。通也。兼四而明。則
所謂聖也（者也）。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。通以待之。則鄭
為說睿字兼容義。但孔壁古文作睿。是孔子所書本
字。中庸曰。唯天下至聖。為能聰明睿知。下云苟不固聰明
聖知。以聖當睿。是此經睿作聖必當作睿之切證。蓋字

曰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。智與聖相為終始。是睿作聖之義。亦土神則知之義。

恭作肅。從作乂。明作晢。疏云鄭本作哲宋本注疏亦采今坊本多作哲聰作謀。睿作聖。皆謂其政所致也。君貌恭則臣禮肅。君言從則臣職治。君視明則臣照晢。君聽聰則臣進謀。君思睿則臣賢智。疏詩小旻正義鄭云馬氏曰。出令而從。所以為治也。上聽則下進其謀。史記集解春秋繁露曰。恭作肅。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。而天下莫不肅矣。從作乂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。明作晢。晢者。知也。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。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。聰作謀。謀者。謀事也。

王者聽則閒事與臣下謀之。故事無失謀矣。容作聖。聖者。敬也。王者心寬大無不容。則聖能施設各得其宜也。事史遷文作治。哲作智。五行傳志又作艾。哲作悊。睿作容。哲一作悊。釋曰此五事之德內得於己外得於人之成功。案記云。肅肅敬也。詩何彼穠矣傳云。肅敬。乂者。嬖之省借字。治也。馘備又為之。哲者。說文云。晣晢明也。大傳及五行志作悊。說文云。悊。敬也。鄭大傳注云。悊為晢明瞭也。蓋讀悊為哲。史公哲作智。訓敬字。從智訓則其本當作哲。詩云。既明且哲。哲與明義相引。此擬視言。則作哲尤允。說文。睿。深明也。通也。聖。通也。大傳注云。心明曰聖。鄭以此肅

又晢謀聖皆君政所致。謂君致其臣。與董子義同。江氏云。君能恭從明聰睿。則其政必脩[修]。臣下奉行之。必能肅乂晢謀聖而致休徵矣。鄭注[五行]大傳云。君貌不恭。則是不能敬其事。君言不從。則是不能治其事。君視不明。則是不能瞭其事。君聽不聰。則是不能謀其事。君思心不通。則是不能心明其事。是肅乂晢謀聖皆就君言。此注以肅乂晢謀聖屬臣言者。鄭注五行傳又云。君臣不敬。則倨慢如狂矣。君臣不治。則僭差矣。君臣不瞭。則荼緩矣。君臣不謀。則急矣。君臣心有不明。則相蒙矣。是則君臣皆當肅乂晢謀聖。固不專屬之君也。君既恭從明

聰叡矣。則自然肅乂哲謀聖。事理相因。不言可知。故鄭君以肅乂哲謀聖屬臣言也。蓋正以率下。下自則效之。理所固然。孔穎達乃妄駁之。過矣。王氏云。中庸曰。爲政在人。取人以身。五事即脩身之道。能以恭從等事致肅乂等良。則其身之能爲肅乂等不言可知矣。詩小旻云。國雖靡止。或聖或否。民雖靡膴。或哲或謀。或肅或艾。鄭箋云。天下諸侯雖無禮。其心性猶有通明者。有賢者。民雖無法。其心性猶有知者。有謀者。有肅者。有艾者。王何不擇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。鄭尚書注義實本此。彼疏言禮法大行之日。賢人衆多。今雖無禮法。於中猶此五事

者。以成事乃人性行之能。故其心性皆有此德。此說尤精。是以發揮鄭義。春秋繁露適與鄭合。古訓不可易。觀鄭大傳注。則知鄭意未嘗不以肅乂哲謀聖爲君事。將欲見休咎君臣共致。君當脩身以取人。故發此義。案江王說甚精。蓋作者。成也。起也。恭作肅。則脩己以敬而臣下皆敬肅在公矣。從作乂。則發出號令而民悅書之必可行。而臣皆得善治其職矣。明作哲。知人則哲。而在位者皆稱進賢退不肖矣。聰作謀。從善如流。不惑巧言。則大猷是經。而忠言嘉謨不可勝用矣。睿作聖。心通乎道。兼包四德。一以貫之。恭己無爲。從欲以治。明目達聰。兼

聰並觀。極深研幾。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。其仁如天。其智如神。聖德純備。而天下仁聖賢人並立於朝。咸有一德矣。其在周易。乾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。帝堯在上。羣龍爲輔。是爲皇極建有違極皇極者。即五事之盡得其中。而貌言視聽又皆統於思。故大學以脩身爲平天下之本。而仁義又爲脩身之本也。此就聖之極言之。若通於賢則凡心性通明者皆得稱聖。故周禮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並列以教萬民。秦漢人之言聖。不必皆聖如堯舜周孔。故鄭注云君思睿則臣賢智。虞氏易鼎卦注云。賢之能者稱聖人也。五事雖分屬五性。而其行之則迭相爲經。故論語

視聽言動皆統於禮而歸於仁。知其非禮而克之。即智即義。其所以克之後之者皆出於思。思無邪者誠也。即信。知此則可與言德行而不失之況矣。王氏云。五行之氣降生五材為味色聲臭以養人之欲者。凡民莫不用之。聖人亦不能去。然此氣之麤者也。其不離乎氣而不離乎氣者。乃五行之精。木仁則仁。金神則義。火神則禮。水神則信。土神則知。故貌言視聽思。所為有物所謂形色也。恭從明聰睿。所謂有則所謂有則所謂天性也。肅乂哲謀聖。踐其形盡其性也。凡民莫不有五事。而但用之于食味別聲被色之間。至于恭從明聰睿固有之材則不

能盡。是不誠無物。而五事皆虛器矣。惟聖人敬用五
事。是謂能用五行。　此第五章。陳五事。
三八政。一曰食。二曰貨。三曰祀。四曰司空。五曰司徒。六曰司
寇。七曰賓。八曰師。
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。食。謂掌民食之官。若后稷
者也。貨。掌金帛之官。若周禮司貨賄（下似宜有掌字）是也。祀。掌祭祀之官。
若宗伯者也。司空。掌居民之官。司徒。掌教民之官也。司
寇。掌詰盜賊之官。賓。掌諸侯朝覲之官。周禮大行人是
也。師。掌軍旅之官。若司馬也。此（蔡云）大傳說。八政何以先
食。傳曰。食者。萬物之始。人事之本也。故八政先食。洪

三十

書說。洪範八政。一曰食。二曰貨。食。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。貨。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。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。二者生民之本。（食貨志）三曰祀。祀者。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。（郊祀志）馬氏曰。司空掌營城郭。主空土以居民。司寇主誅寇害。（史記集解）釋曰。君臣皆能慎厥脩身。則政舉。故次以八政。江氏云。食者民之天。故為最先。貨所以通有無利民用。故貨即次之。食貨既足。民生厚矣。聖王成民而後致力于神。故祀又次之。王制云。食節事時。民咸安其居。樂事勸功。尊君親上。然後興學。故司空在司徒之先。先教而後誅。故司寇在司徒之後。德立刑行。遠方賓服。故次之以賓。其有暴

虐無道不率化者。則出六師以征之。故又次以師。是其職先後之宜也。國語云。昔我先王世后稷。又云。夏之衰也。棄稷弗務。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。則后稷是官名。舜典云。欽后稷。播時百穀。是掌民食之官也。周禮秋官有掌貨賄之官。職闕無致。其次在掌客掌訝掌交掌察之後。當是專掌朝聘之貨賄。鄭所云司貨賄疑不錯事。天官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及職內職歲職幣之屬。皆是掌貨賄之官。鄭蓋謂是與。周禮大宗伯之職。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。是掌祭祀之官。周禮司空官亡。王制云。司空執度度地居民。是掌居民之官。周禮云。乃立地官司徒。使

卒其屬而掌邦教。是掌教民之官。周禮司寇爲刑官。小宰職云。五曰刑職。以詰邦國。以糾萬民。以除盜賊。是司寇掌詰盜賊也。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。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。秋覲以比邦國之功。以下備數夏宗冬遇時會殷同等事。是大行人掌諸侯朝覲也。周禮大司馬卿一人。小司馬中大夫二人。軍司馬下大夫四人。與司馬上士八人。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。凡制軍。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。王六軍。軍將皆命卿。二千有五百人爲師。師帥皆中大夫。五百人爲旅。旅帥皆下大夫。百人爲卒。卒長皆上士。二十五人爲兩。兩司馬皆中士。是司

馬掌軍旅也。食貨之等鄭必皆以官言之者。以言八政。政
事必各有官司之。經或舉事。或舉官。互相備也。鄭于三
官各舉其事。于食貨等各舉事之官。與經互相發明。讀
甚精當。孔穎達駁之。非也。案國語云。稷為天官。鄭君說
初堯天官為稷。舜登用之年。舉棄為之。蓋舜宅百揆為稷
之載。皋陶謨云。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。懋遷有無化
化居。則食貨皆其所掌。古者財貨統於天官。故周禮大
府等皆天官之屬。而王制云冢宰制國用。虞夏時農政
商政蓋皆后稷所掌。至周則遂人司市等分屬地官矣。
禮掌於秩宗。在周為宗伯。春官也。初堯冬官為共工。舜

舉禹治水職名司空。水土平。則民居最急。故司空在司徒前。民得養生喪死各有攸處。然後教化可行。故司徒次之。天官主養。地官主教也。堯時秋官為士。虞夏閒或或吏名司寇。又猶禹宅百揆後舍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。而此仍云司空。或亦虞夏閒改稱。鄭注大傳數夏六卿仍以士與共工言。其職一也。大行人周禮屬秋官。虞夏時不習問客。司馬為夏官。與司徒皆唐虞三代同名。此八政闕禮六官。稱有分合。合之曲禮所言殷制。須益大略可見矣。

此第六章。陳八政。

四五紀。一曰歲。二曰月。三曰日。四曰星辰。五曰歷數。

星。五星也。（疏文）記集解〔案云〕五行傳曰。歲星者。於五常為仁。恩德孝慈。於五事為貌（為）。威儀舉動。仁虧貌失。逆春令。則歲星為災。雖主福德。見惡逆則怒。為缺更重。熒惑於五常為禮。辨上下之節。於五事為視。明察善惡之事也。禮虧視失。逆夏令。則熒惑為旱災。填星者。於五常為信。言行不（闕二。）於五事為思心。寬容受諫。若五常五事皆失。填星為變動。太白者。西方金精也。於五常為義。舉動得宜。於五事為言。號令民從。義虧言失。逆秋令。則太白為變動。辰星。北方水精也。於五常為智。（下有四字誤刪之）於五事為聽。不惑是非。智虧聽失。逆冬令。則辰星為變怪。（此鄭義邢本）馬氏

昆

星。二十八宿。辰。日月之所會也。史記集解 鄭玄與注義同。此注異。釋曰數政必順天時。堯欽若昊天敬授民時。舜察璣衡以齊七政。史公稱孔子行夏時。學者多傳夏小正。禮明堂月令偁四時五行盛德所在之政。故八政次以五紀。紀者。條理而記錄之。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也。歲星行一次謂之歲。月與日一會謂之月。日行一周天繞於天行一度謂之日。經星二十八講（叉緯）星五謂之星。二十八星行度分十二次爲日月所會之處謂之辰。推步日月星辰行歷積久之數以成歲歷而定時數謂之歷數。戴氏震原象云。分至啟閉。紀於歲者也。朔望朏霸。江氏改爲魄紀於日月者也。永

短昏昕。紀於日者也。列星見伏昏旦中。日月躔逡。紀於星辰者也。盈縮經緯終始相差。紀於歷數者也。江氏

用其晷而中之曰。分。謂春分秋分。至。謂冬至夏至。啟。謂立春立夏。閉。謂立秋立冬。是為八節。冬至日在牽牛。南之極。立春在營室。春分在婁。當南北之中。交于赤道而北。立夏在畢。夏至在東井。北之極。立秋在翼。秋分在角。亦當南北之中。交於赤道而南。立冬在尾。冬窮復于牽牛。日循黃道一周而成歲矣。是分至啟閉以紀歲紀也。

朔。謂日月合會。以是日為月之初。朔之言始也。

朢望字从月从臣从𡈼。朝廷也。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。

謂月之十五日也。朏字從月出。謂月三日之昏始生兆
朔見于西方也。晦。謂月之二十九日或三十日月行將及
日。其外畔向天者受日光而晉明。由地上望之則冥闇
無見。故曰晦也。是紀月之盈虧消息也。永。謂仲夏晝
長。短。謂仲冬晝短。昏字從（从）日從氐（从氐省日）下而冥也。鄭注士昏
禮云。日入三商為昏。昕者。旦明日將出也。晝長則宵短。晝
短則宵長。以昏昕為度。是所以紀日也。見。謂見于東方。
詩云。三星在天。毛傳云。三星。參也。在天。謂始見東方也。
是昏見也。夏小正云。四月昴則見。五月參則見。國語云。辰
角見而雨畢。天根見而水涸。本見而草木節解。駟見而

隕霜。火見而清風戒寒。昭四年左傳云。西陸朝覿。是皆謂旦見東方也。伏者。日躔其宿。則其星隨日西沒而不見。若夏小正云。三月參則伏。傳曰。伏也者。非亡之詞也。星無時而不見。我有不見之時。故曰伏云。是也。昏旦中者。中。謂中于南方。若明堂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。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之屬是也。日月躔逡者。躔。謂行歷其次。逡。謂行過而去。若月令孟春日在營室。鄭注云。日月會于娵訾。仲春日在奎。注云日月會于降婁之屬是然則列星見伏昏旦中所以紀星。日月躔逡以紀辰。今合言星辰者。辰即列星之分爲十二次者。故經合星辰爲

一也。贏。謂行疾而前侵。縮。謂行遲而不及。經。謂恒星。
緯。謂土木火金水五星也。天左旋一周而日右行一度。月右
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。故日歲一周天。月則二十七日九
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二彊而一周天。日月交會之後積二
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。月一周天之外又行及
日而一會。是其常也。惟是日月之行皆有遲疾。故有
二十九日不及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。亦有
過乎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。必審乎此而
後可定月之大小矣。故今憲書。或兩月頻小。且或三月
相仍皆大。是日月有贏縮也。日月在天。必假恒星以識

其躔舍。而恒星則六千九年二万九日半而右移一度。故曰
循黃道一周起乎此仍復歸乎此。而星則稍移。故歲功終
古不忒而星之見伏與昏中歷久必差。曆家必隨時修改以
示民。不可執古以律令也。故云贏縮經緯終始相差以
紀曆數也。案江氏說甚詳明。推星辰舉經遺緯。故義
未備。史記集解及孔疏皆引鄭此注云星星也。而賈疏
禮大宗伯疏謂鄭於堯典洪範皆星辰合釋。疑鄭注
唐時傳寫有兩本。或賈氏記憶偶誤。竊謂堯典專據
授時。下云星鳥星火星虛星昴。則星辰自當專以二十八
宿十二次言。大傳亦以張火虛昴言之。此總紀天象。則星

辰當經緯並舉。大傳以五星為五事得失之驗。明是此經之傳。鄭注以星為五星辰為二十八宿十二次與堯典注異。各順經各依據古義。不可易。五星周天年數遠近不同。歷象家所必及。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。唐虞夏時國邑步五星推審矣。近時或疑此句鄭注為誤。失之。　此第七章。陳五紀。

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八終